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本刊主编:姜锦铭 强晓玲
值班责编:刘梦妮 李牧鸣 刘小草 雷琨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 电话:(010)88051377



“文艺女青年”驻村“蜕变”记



她是“哭巴精”，是“冷大胆”，是“冷哥儿”，是“老赖”，她是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河村驻村第一书记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冷菊贞

曾经的她爱摄影、爱打扮，单反不离手，是个地地道道的文艺女青年。但为了带领村民致富，她在2015年底来到村里。6年里，她尝遍了酸甜苦辣，从一个时髦精致的女人变成个头发花白、皮肤粗糙黝黑的“村妇”，昔日贫困村也变身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，全村累计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，收入近500万元

冷菊贞(左三)与村民在向日葵地的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注着小南河的蜕变之路——从打开封闭状态搞旅游，到带动村里经济发展的辣椒酱厂，从芍药地、向日葵等特色种植，到整治村内环境等以工代赈用工项目，在脱贫攻坚政策指引下，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带领着村民，把过日子的思路打开了。

一个文艺女青年的单反相机，也彻底改变了小南河——村民们曾经做梦也想不到，以前的贫困村如今已变身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。全村累计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，收入近500万元，2020年脱贫户人均收入1.06万元，村民人均收入1.4万元。

脱贫户杨俊华感触深：“苦了半辈子了，没寻思还能住上政府给盖的新房，没寻思我家的土鸡蛋不够卖，更没寻思加入旅游协会还能享受分红。”

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，最难的事就是让老百姓打心里接受我们、信任我们，愿意跟我们一起奋斗、一起去改变。遇到困难，摔了跟头不能没了信心。”冷菊贞说。

“老赖”

可就是这么日夜操心小南河的“冷大哥”，有一天却把自己说成是赖在村里的“老赖”。

今年6月11日，冷菊贞去城里开一个会。回到村里，她还跟以前一样，摘下凉帽，脱鞋上炕，坐在堆满书籍和杂物的由简易炕桌搭成的“电脑桌”前开始工作。

可坐着坐着，她的眼睛下起了雨——从小雨滴答到涕泗横流，满脸涨得通红。

“有人说，小南河的这几个项目没落地都怨我……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”冷菊贞别过脸去，再没言语。遇事抱怨，从不是她的作风。

可就这一夕之间，泼辣的冷菊贞变得善感起来。

“每年我都在院子里种满花，今年肥料大了，没打几个骨朵儿。”第二天，冷菊贞一早起来下地拾掇花儿，把自己弄得汗津津的，可脑袋里横冲直撞的念头却怎么也不停不下来——小南河产业基础还不牢，村民观念转变还得加把劲儿，我还要不要“赖”在小南河？

自己已经干了两届半的任期，有些人是希望我走的，或许小南河离开我会发展得更好？

她走出门，一遍遍走着熟悉的村路；与刚来的时候比，危房不见了，灯笼挂了起来；垃圾、破烂儿几乎看不见了，辣椒酱厂建了起来；农闲时打麻将喝酒的少了，村民门口的花多了，路旁一队人马正在进行路边沟加宽建设，里面好几个村民正埋头苦干。

她回想着最初的念头：“以前说要五到十年把这儿搞成大顶子山下的雪乡，现在看可能还需要更久。小南河这个地方没有火车和飞机，交通不便，旅游还需要专业团队来运作。”

思来想去，她还是坚信：自己这条靠旅游“勾”来入打开村庄大门、靠发展产业让村民腰包鼓起来的路子，绝对不会错！

在冷菊贞的设想中，未来的小南河能有三成人吃旅游饭、三成人吃产业饭，再有三成人吃种地饭，最后一成没有劳动能力的人，就通过政策补贴和公共服务的改善，靠这九成人帮助享受到更好的集体公益服务。

“只要小南河能这样往前发展，我冷菊贞就没白干。”冷菊贞跟领导表态了：“只要发展需要，听从组织安排。”

6月25日，现任村党支部书记董连营正好上双鸭山市里开会，闲聊间风声传到他的耳朵里，他赶紧给冷菊贞发了微信：“大姐，工作队换了，你准备走了吗？”

冷菊贞没有回答。过了几天，在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冷菊贞，捧着她最新的一个荣誉——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。这是她的荣誉，更是在她身后关心她的各级党组织的荣誉。

她在朋友圈写下一段像是总结的话：“如果不是驻村，我可能不会知道‘再坚持一下，再努力一下’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多么重要。无谓青丝白发，无谓暮暮朝朝，无谓我的哭我的笑，更无谓每一种眼神，无谓无谓……因为珍惜所以无谓。守着自己的名字我们同行，这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土地……没有什么可以阻挡，历史的滚滚车轮。”

成为自己，成为一朵“冷菊”

冷菊贞喜欢菊花。她说，她就是大顶子山下的“冷菊”，不过，瓣开有三瓣儿，却是一瓣深沉，两瓣热烈。（下转16版）

冷菊贞强撑着笑：“一分钱都没有，我就是来带着大家干事的。”

陈兆海撂了脸：“没钱你来干啥？”一摔门，转身去了陈小四儿的小卖店。

小卖店有几台村里人人都爱的麻将机。陈小四儿自己不稀罕那玩意儿，只是架不住左邻右舍撺掇——正是大冬天农闲的时候，大家没事儿了就聚着玩牌打麻将，有个麻将机省事儿。

冷菊贞的“趣事”就从麻将桌上源源不断灌进陈小四儿耳朵里。

“咱村里要成立旅游协会，要组7个部，入会的话还要交400块钱！”

“听说还要请啥摄影人来摄影，我看这冷书记搞旅游就走个形式，两天半就得黄。”

“说是要拉老村长孙桂岭当会长，老村长没同意，她瞅着人家大立柱眼泪就下来了，哭得嗷嗷的，后来又哭了好几次，老村长没办法才答应她！”

“她算啥书记？我看就是个‘哭巴精’。”陈小四儿忍不住插嘴。

这个“哭巴精”挺爱张罗大伙儿开会。最开始，她对村里的发展提出好多设想，可都被村民们一一撇了回去。

她说，小南河村民种苞米多，万一歉收，村民就挣不到钱。所以要调结构、“旱改水”。

村民们反对：“村里全是岗子地，要改水田就要有灌溉设施，没钱怎么改？”

她说，咱的房子在摄影人眼里别提有多美，咱要像雪乡一样，发展旅游摄影，吸引摄影人来拍照，来的人多了就火了，能开农家乐、办民宿。

村民们不屑一顾：“农家乐是咱这背儿干的事情？”

“那会儿还不敢当着大家面儿哭，就躲回自己屋里偷偷哭。”冷菊贞说。

陈小四儿不知道，在冷如冰窖的老屋里，在大炕上的电脑屏幕前，冷菊贞更哭得放肆。

“冷大胆”

冷书记抹眼泪儿，我们采访时撞见了。可从她嘴里说“干不动”，我们一次也没听着。

要说以前小南河村的名人，董连营算一个。他性格活泛，平日爱张罗红白喜事，是村里的能人。没几天，“哭巴精”要成立旅游协会的事儿也传到了董连营耳朵里。

和很多村里人一样，董连营看上面下来的干部戴着有色眼镜：“就是来镀个金，待两天半、吃两天饭就走了，来三趟多多了。”

三两句一唠，大家心挺齐：旅游协会的事儿，不上手，不参予。

临近年根儿，冷菊贞提出家家户户挂上灯笼、把玉米串儿编好，再贴上年画、铺上东北大花布，营造个东北年味儿，好让外面的摄影爱好者来拍照，让村里的美景“刷屏”朋友圈，用东北民俗打造个网红打卡地。

灯笼买来了，村民们一窝蜂跑来领走，可就是不挂。

老村长王文山是冷菊贞搬来的救兵。老王一看事儿要黄，赶紧给董连营打电话：“来你忠海大哥这儿，帮冷书记想想辙。”

结果老王打了两遍，硬是请不动董连营。董连营这厢电话又响了，是李忠海打来的：“你咋这样式儿的，你还拿钱儿了？”

打完这通电话，董连营终于动身过去了。一进屋，冷书记在那儿坐着。冷菊贞瞅了瞅董连营，董连营也瞅了瞅她。

“你别瞧不起我，我还瞧不起你呢。”董连营心里嘀咕。

冷菊贞接着说起成立旅游协会的事情。协会下设餐饮、销售、文艺等7个部门，操持小南河村旅游事宜。

“餐饮部谁来担当？”冷菊贞问。

“董连营行。”大家都推举董连营。

“你看大伙都说你当餐饮部长行，我就挨家访一访，听大伙儿说说你到底行不行。”冷菊贞这才跟董连营“破冰”。

第二天晚上，冷菊贞主动找到他：“我都打听了，你女人缘儿真不错，这帮女的都说你行。”

董连营不服气，也想露一把。他推让了一下，还是当上了这个部长。村里的能人上了手，家家户户的灯笼点亮了小南河的夜。

冷菊贞的心里也亮堂了：“也许没办法一下子从全村400多人开始，但是可以从一个人开始。改变旧习，就得让他们有事干、有钱挣。”

冷菊贞开始朝着第二个小目标迈进：拍一张《红灯高挂》的全景照片为村里做宣传。她把目光投向村里的乱石岗子——小东山。

连续好几天，冷菊贞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，独自蹚着没膝盖的积雪，登上小东山拍全景。

村民知道后，“冷大胆”一夜成名。除夕这天夜里，冷菊贞再次穿越乱石岗子，拍完夜景急火火赶回父母家。临上楼时一看表，还差5分钟就到零点。一幅幅《红灯高挂》的“热乎”照片发到朋友圈，大年初二就吸引了一批摄影爱好者来小南河村采风。

在此之后，浙江卫视《我们十七岁》节目组来到小南河村拍摄“过大年”，《黑金部落》影视基地和民俗外景地在小南河村落地，小南河的旅游大门渐次打开。

“以前拍小南河，是为了这里山水美；现在拍小南河，是为了村民们腰包鼓。”冷菊贞的发展战略，让董连营和村里人认可了，冷菊贞这个人，村民们也相信了，“不是冒牌儿（注：冒失、鲁莽）的”。

“冷哥儿是条真汉子！”大家对冷菊贞的看法有了转变：“冷书记一个外人抛家舍业图个啥？不就是为了咱小南河？咱村里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！”

“没听说农村谁家干活有累死的。”这是“冷大哥”嘴边的玩笑。

“要往极致了干，把路闯出来，这样小南河才不会死。”这是冷菊贞内心的信条。

正像村边高高竖起的“小南河村驻村工作队”的旗杆，守望着冷菊贞的屋，也守望着她的辣椒酱厂。

有了厂房还不算“高枕无忧”。生产出来的几万瓶酱怎么卖出去，又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。

由于市场经验不足，辣椒酱的销售渠道没打开，头一年生产的辣椒酱一箱箱地搁在厂房里，天气热起来库房返潮，箱子就长毛了。

“小南河要振兴，得变输血为造血，还得找新思路！”冷菊贞不放过每一次客人来参观辣椒酱厂的时机，不遗余力在线上线下推销辣椒酱，同时她也琢磨着新路子。

有一次，广东佛山一个老板来到小南河，冷菊贞在席间给他讲了小南河一桩又一桩趣事。听说这个老板对白酒感兴趣，冷菊贞赶紧提了一大桶十斤装的土酒小烧过去，边喝边聊：这是咱小南河村民自己酿的！

老板听入了迷，本没打算在小南河投资的他，当即决定在这里建酒厂！

冷菊贞心里乐开了花儿，可几杯高度酒下肚，脑袋发昏，回屋倒头就呼呼睡过去了。

醉酒醒来，冷菊贞拿着相机站在屋门口，从黄昏一直拍到夜幕在天空浓浓地铺开。

冷菊贞不易。她知道，留得住项目，才能留得住村里人的心。

冷菊贞心血引来的项目，标

“冷哥儿”

冷书记曾跟来看她的人开玩笑，说自己是“死猪”。

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“死猪”。

2016年这一年，从农历二月二“开耕节”到“五一三天乐”“七夕乞巧节”，游客逐渐增多，村里却还没个像样的支柱产业。

“搞旅游能把村子人气搞旺，要想富还得靠产业。”冷菊贞想起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的技能——熬辣椒酱。

2016年秋后，辣椒成熟。等做好采摘切分等准备工作，冷菊贞的辣椒作坊就开工了。作坊就在冷菊贞自己住的屋里，炕灶上的两口大铁锅是她的生产工具。

熬辣椒工序繁多。先把洗好的辣椒原料粉碎、倒进油锅，把辣椒里的水烫出去，熬得差不多时放入配料，然后继续熬到黏稠状。色泽变成红色，才算是熬成。这一套工序下来少说四五个小时，冷菊贞和村民白天要接待游客，只能入夜再开工。